

随 笔

泰山二题

□马汉文(宁夏银川)

泰山挑夫

我从泰山归来,最难忘的是泰山挑夫的扁担。

长长的、比山东大汉高出一头的扁担,黝黑油亮;两端的铁箍,被沉重的岁月磨得闪闪发光。当它挺拔直立,我疑心它是开山的巨凿;当他横卧肩胛悠悠闪动,我疑心它是赶山的神鞭……

我从泰山归来,最难忘的是泰山的挑夫。

肌肉山丘般隆起,裸露的上身闪着古铜的光泽,脸色墨雕似严峻,目光岩石般凝重。当扁担挑起重物,重物压在肩膀,两手伸展在长长的扁担,扁担忽闪忽闪地弹动,一步一个高度的时候,我看到了一只只刚健的雄鹰振动着搏天的长翅艰难地飞翔……

我从泰山归来,最难忘的是十八盘的雄鹰。

飞翔着,在红绿游客的嬉笑声中飞翔着,在惊愕赞叹的目光中沉默地飞翔着,一翅挽着平原的富庶,一翅挽着山巅的惬意;一翅载着人间的贡献,一翅载着天街的追求。

飞翔着,在悠悠岁月的风雨声中飞翔着,在一部古老传说的册页里不倦地飞翔着,一



春江水暖。李振文 摄

翅挽着汗染的艰辛,一翅挽着登攀的欢乐;一翅载着难忘的故事,一翅载着璀璨的文明。

南天门留影

一张留影,把我带回了南天门。

一掌蓝天,一碧青山,一角门楼,一脸的惊诧和神奇,把我带回了南天门。

踏着灿烂的阳光,我来南天门留影。忽然一阵风刮来,云在脚底翻涌,雾在头顶喷溅,絮絮团团,滚滚翻翻,泼泼

涌涌,滃滃冥冥,失却了对松山,失却了十八盘,失却了南天门……

我迷茫。

迷茫中,递来摄影师一缕飘忽的声音:“别动,准备拍照。”

我迷茫。

迷茫中,倏尔风生脚底,雨洒肋下,阳光镀满双肩,云雾从腰腿间退潮,眼前透出一掌蓝天,一碧青山,一角门楼……

我迷茫。

迷茫中,咔嚓一声,摄影师捕捉了我的惊诧与新奇。

绿友

□陈裕(辽宁营口)

春光美,春色秀,大地上的绿植铺天盖地。我们热烈欢迎这些绿色的朋友,它们给予了人类最重要的支撑。

绿色的植物有很多,但能成为生活里朝夕相处的绿友只是很少一部分。居室里种植的花草,菜地里培育的蔬菜,庭院中栽植的树木都可以是绿友。日出而起,睁开睡眼,看见绿彩充盈,定会开心一整天。

在乡村居住时,绿友是庭院里的蔬菜和树木。蔬菜一年一茬,春种秋收。蔬菜供养着我的身体,餐桌上的菜肴就是它们生命的最高奉献。

春天播种时,在土地平整后的菜园里,撒上蔬菜的种子,有时需要盖上塑料薄膜。过些日子,春风化雨,菜地里冒出绿色的叶尖,个个伸着小脑袋,如婴孩般地可爱。再过些时日,蔬菜的嫩芽绿油油的一片,在菜地上你挤着我,我挤着你,原来宽大的菜地被它们挤占也好像小了一些尺寸。在阳光和肥沃土壤的滋养下,蔬菜们的长势真好,满园浓绿油亮。

蔬菜们一天一个样,很像小时候的我们。昨天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,今天就已经千丝万缕爬满架了。每天放学回家,放下书包,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菜园里看看那些蔬菜们。西红柿刚结出青瓜蛋子,茄秧下挂着一个又一个小茄苞,黄瓜的小花开得正盛,小白菜的叶片鲜嫩青翠,贴着阳光的亮片。每一种蔬菜都朝气蓬勃,它们可劲儿地生长,以回报这明媚的时光。

看完了蔬菜,我心情极好,靠在大门旁的柳树休息一会儿。这棵柳树已有年头了,它粗壮的树干不太笔直,像经历过岁月沧桑的老人。每天,我都会到这棵柳树下盘桓一阵子,有时是和小伙伴们,有时是我自己。这棵柳树的树冠很宽大,夏天阳光炽热时,我常常在树下乘凉。这棵柳树也是我的绿友,每有高兴或不高兴的事,我会跑到它跟前嘟囔几句。说来也怪,我嘟囔完了,心里的郁闷也就散了。我拍拍树干,恢复淘气的模样。柳树的叶子沙沙作响,好似在回应我。

离开乡村,到城里居住,我家养了几盆花草,为简陋的居室增加一些情趣。这些花草,就是我在城里的绿友。它们有点娇情,隔一段时间得浇水,剪枝,要不然它们会像野孩子那样恣意。与这些绿友相处,我学会了耐心与细心。日常,多观察它们的状态,叶子打蔫,缺水了;叶子发黄,缺肥料;不开花,得剪枝。如此等等,这些绿友像家里多了一个需要呵护的人。

每天下班回到家里,我先看看绿友。闻闻屋里的气息,一缕缕新鲜的味道荡漾。一片片叶子,有宽大的脉络,也有细长的纹理。一朵朵小花,各种色泽,努力开放的样子,是生命蓬勃的引航。

我的绿友很多,譬如发财树、吊兰、龙吐珠、海棠、蝴蝶兰等枝繁叶茂,更有一些多肉的品种,胖乎乎得可爱。它们在我的简居,向阳而生,绿得厚重,粉得精缙,红得艳丽,紫得浓稠。每一次与绿友相视,都有一种美感在心头,不知不觉间,浸润着生活的每个时段,欢喜抑或是郁闷,都在绿友的顾盼中喜上加喜,或烟消云散。

苏东坡说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绿友如挚友,温情的陪伴,家人似的可亲。

时 光

榆树和老井

□李瑞宏(宁夏银川)

村口的老榆树不在了,旁边的老井也填平了,岁月的痕迹消失得连一丝褶皱都没有了。

老榆树其实很老了,枝丫臃肿,满身疤疖,不中绳墨,大而无用。它先于村民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根了,早先的村民就挨着大若垂云的浓荫,安了家,凿了井。老榆树没有神秘的传说,只有寒来暑往、朝夕与共的老井为伴,来来往往的村民为邻。村民带着娃娃,牵着牲口来打水,顺便就坐在凸起暴露了筋骨的树根上闲编,将一捋东家长,西家短,叹息着陈年旧事,盼望着风调雨顺,念想着日子过得厚实。

现在想来,于一方天地,老榆树当之无愧地见多识广,它知道每家每户的每个人。这些生而平凡的村民,来到这一方天地,从生到死,披星戴月地劳作,在人间烟火里走过自己的

春夏秋冬,走过自己的悲欢离合,最后也是一抔黄土掩埋了他们的痕迹,了无牵挂。

老井有厚重的青石井沿,布满了麻绳的勒痕,重叠交错的勒痕,让半斜的青石井沿,犹如琢玉的剩料,遗落在了一汪清水之上。当水桶击打水面,拽紧麻绳,摇晃几下吃满了,扯开膀子,借着力拉起水光摇曳的水桶,盛着满心清爽,在晨昏日落里挑着沉甸甸的水桶回家。老井是名副其实的坐井观天,白天迎来了一个个打水的村民,夜晚映着星月的光辉,听着清风的吟唱,和老榆树切切的私语进入梦乡。

老井曾是全村唯一的水源。老辈人说:老井水硬,吃了耐渴。全村对老井都很上心。每年淘洗,村民抢着下井,淘洗结束,拽着麻绳爬上来,顾不上换下满是湿泥的衣服,都要恭恭敬敬地向老井鞠躬致敬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村里有了集中供应的自来水。村委会主任就在老榆树下拿着皱皱巴巴的纸,念了好长好长的光景,村民都笑呵呵地编自己的事,等村长念完了,终于咳嗽了一下,慢慢地就没声响了,老规矩,最后一句才是压轴的:专家说了,老井的水不科学,吃井水长黄牙。大多数村民对科学弄不明白,但是说到黄牙还是热闹起来了,想想从村里出来的人,就算是最俊的女娃子,牙也是黄的,就觉得吃自来水是要紧事。

日子慢慢地过着。老榆树下,老井旁就消停了下来,起了荒草,密实的荒草几乎掩映了老井,井沿也有了绿苔。

老榆树其实很老了,满身疤疖,大而无用。老井的井沿,布满了麻绳的勒痕,犹如琢玉的剩料,遗落在了清水之上。

而今,沧海桑田,空空荡荡。